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从开播时不被看好,到以7.2分的高评价收尾,小甜剧《狙击蝴蝶》出人意料地收获好评。

《狙击蝴蝶》一开始为什么不被看好呢?争议最大的是男女主角的年龄差,饰演女主角岑矜的陈妍希42岁,比男主角周柯宇大19岁,虽然原著小说中两个角色也有11岁的年龄差,但19岁的差距似乎一不小心就会让人看得尴尬。

这部剧用双线叙事的方式推动情节。年轻的李雾、婚姻困境中的岑矜,和多年后创业的李雾、走出婚姻事业蒸蒸日上的岑矜,情节交叉运行,让主人公的情感慢慢重合,观众对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剧情不感到突兀和悬浮。剧中两个人物的默契和自然,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妍希表演的娴熟,她把初入演艺圈的周柯宇带入自然的表达,姐弟恋的剧情避开女强人的套装,而弟弟的质朴打破了稚嫩的套路。

小甜剧很容易走入“工

业糖精”的味道,这是近些年甜宠剧的高频词。套路化、无逻辑、强灌输的方式硬撒糖,追求表面甜感,甜得刻意、齁人且毫无回味,观众看腻了这种没有情感铺垫和人物逻辑的“工业甜感”。比如刚认识就壁咚、强吻、公主抱,为了制造反差甜,角色放弃自身逻辑,高冷男主突然无脑宠,独立女主瞬间恋爱脑。是的,那些熟悉剧情在很多剧里被反复应用的桥段:撞怀摔倒、雨中撑伞、意外同床、吃醋护短等,毫无新意。

油腻常常被观众用来诟病甜宠剧,男主在公司众目睽睽下强行捏脸、说土味情话。而在《狙击蝴蝶》中,观众能顺畅地感受小甜剧的甜,得益于没有刻意去营造不合情理的“糖精”味儿,李雾默默记住岑矜的喜好,在她加班时递上温的奶茶,动作自然且贴合他沉默守护的性格,甜感来自细节里的用心,而非刻意表演;《狙击蝴蝶》中没有靠年龄差制造噱头,在人物成长和情感递进中,是双向理解和托

举,自然发酵的甜,看上去更舒服。

在小甜剧中,男女主角的CP感很重要。记得抱着很大的期待看孙千和黄景瑜主演的《冬至》,孙千撞脸全智贤,是甜宠偶像剧的“天选之人”,黄景瑜高大帅气不油腻,他俩搭档想来一定非常好看。可是整部剧下来,两个人毫无CP感,各演各的,情感谈不上,孙千饰演的麻醉医生陆嫣,形象单一,在剧中只起个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人作用,黄景瑜演的刑警江成屹,心思也都在追凶上,观众期待的偶像剧不甜,悬疑的氛围加持下也没讨好到观众。

在《狙击蝴蝶》播出后的采访中,陈妍希和周柯宇相处很愉快,被称作“I人”(性格内向)的弟弟,被陈妍希吐槽话多,一点不像内向的人,这时候周柯宇说其实是你的问题,因为没有“E人”(性格外向),所以他只能变成E人了。整体来说,《狙击蝴蝶》中的主演和表演让人看起来没有违和感,这说明一个道理,小甜剧男女只要有CP感,不加“工业糖精”的自然甜也很对味儿。

不加“工业糖精”的小甜剧



□胡婷

鹏飞执导的电影《飞行家》上映,这部由蒋奇明、李雪琴、董子健主演的电影,成为2026年开年电影市场的一大惊喜。电影讲述了蒋奇明饰演的片中人物李明奇的三次飞行:从为爱跳伞,到为生计乘热气球发广告,再到为救亲人赌命跳伞。影片通过普通人的飞行梦被现实一步步工具化的过程,完成了一则冷静且讽刺的寓言。

电影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,作者以冷峻、严肃的笔触,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动人故事。原著中有隐忍坚韧、用沉默守护家庭与秘密的高旭光,有眼光长远却遭命运磋磨的李正道,有在回忆中寻找父辈答案的高小峰,还有毕生逐梦造飞行器、与现实死磕的李明奇,用生活智慧托举丈夫梦想的高雅风等,书中三代人的视角彼此交织,祖辈的债务、父辈的挣扎、孙辈的迷茫……而导演鹏飞的改编,则将叙事重心完全收束于李明奇一人身上。他简化了家族绵延的过往,柔化了原著中的悲剧色彩,讲述了一个关于个人梦想与现实坚守的、热气腾腾的故事。影片讲述东北“罍种”李明奇(蒋奇明饰)和他的妻子高雅风(李雪琴饰)如何用一辈子的时间,守护一个“飞上天”的大梦想。在生活的压力下,这个梦想时而成为谋生的工具,时而又成为照亮绝境的唯一光芒。为了托起沉甸甸的生活,李明奇从599米的高空一跃而下,对命运做出勇敢反击。

电影中李明奇的第一次高空跳跃,源于爱情,准岳父高立宽在地面画上一个五米白圈,李明奇必须跳伞精准降落于此,才能将女儿托付给他。这次跳伞,李明奇是自由的,他渴望被认可,行动里有一种没有遭遇现实磨损的恣意,尽管他的落点偏离了所设目标,老丈人还是同意了二人的婚事。这时的跳伞,残存着青春特有的、不以为意的飞翔。

时代流转,进入上世纪80年代,谈论“生计”“搞活”“做生意”的声音出现,李明奇下海经商开歌舞厅,应妻子高雅风的要求,他乘坐热气球再次升空,给“佐罗酒吧”散发宣传单。此时李明奇梦想中的飞翔,第一次与明确的商业诉求嫁接在一起。天空不再是飞行的目的,而成了广告的展板、揽客的噱头,尽管李明奇依然是操纵飞行的人,但飞行的意义,已经悄然被现实改写。

十年后,李明奇的外甥突患重病,急需一笔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医疗费,这时,李明奇被逼入一个没有退路的角落,他发现自己身上唯一还能兑换成巨额现金的东西,即他曾经承载梦想、后来用于谋生的飞行技能。就这样,李明奇迎来了第三次飞行,他需要从电视塔上身穿翼装跃下,落到气垫上。他站上高塔,身上贴满各种商标,此时的飞行剥落了所有诗意的外壳,它无关梦想,无关体面,变成了一场赌命换命的孤注一掷。从“我想要飞”到“需要我飞”,再到“不得不飞”,三次起落,清晰地勾勒出个人梦想被生存压力一步步工具化

的全过程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片中的人际关系。高立宽从划定范围的权威裁决者,逐渐变为需要依靠女婿赡养,沉默寡言的老人。高雅风从一个欣赏丈夫不切实际浪漫的恋人,逐渐被生活的重担改造为精于计算,不断提出现实要求的妻子。亲情与爱情,在生存的压力下,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计算与依赖。李明奇梦想的工具化,不仅是外部经济压力挤压的结果,也发生在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,这让他的坠落更显悲凉。

相比于李明奇的被动改变,电影还设置了另外一个人物与他形成对比,即董子健饰演的商人庄德增,二人不同的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命运,构成了一幅一体两面的肖像。庄德增这个人物原型来自双雪涛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他是“活得最聪明的,顺着潮流走”,但他长期与妻子缺乏精神共鸣,也与儿子有着深刻的代际隔阂。庄德增代表了通过拥抱外部规则而获得世俗成功,却导致内在自我漂泊不定的一类人。而李明奇就是那个“罍种”,他投身于具体的责任中,被潮流推着走。

《飞行家》这个片名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反讽,李明奇终究未能成为翱翔天际,超越尘世的飞行家,他一次次短暂地脱离地面,却一次次被更沉重的现实拉回。影片的结尾,无论李明奇是否跃下那电视塔,他的命运都已注定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)